



民间艺术精英的分化 及其话语权的崛起与失落

——关于山西浮山剪纸创作群体现状的反思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0)02-0178-07

● 王会莹

[摘要] 本文以山西浮山剪纸创作群体为个案,调查了浮山剪纸精英产生和分化的历程,发现:一部分艺术精英在当代传媒、地方政府及商业化等因素的推动下再次掌握了民间艺术的话语权,而另一部分艺术精英,特别是植根于乡土的艺术精英,则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话语权。这种局面可能会导致富有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渐渐消失。所以,在关注“在场”的民间艺术精英的同时,更要关心失去话语权的“过往”的艺术精英,这样才能使当代的民间艺术得以均衡发展。

[关键词] 民间艺术 精英 分化 话语权 反思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导 言

民间艺术的初始空间是自然村落,民间艺术植根于村落的文化土壤,其传承和发展主要在村落空间中展开。同时,民间艺术又成为村落日常生活的文化载体,民间生活的直观性和审美性凭此而得以体现。回顾民间美术走过的漫长岁月,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民间艺术的创作者和欣赏者基本是祖辈生活在乡村的普通乡民,其创作具有很大的自发性、业余性和自娱性。就民间艺术的历史发展来看,其创作者们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技艺突出的民间艺术精英,二是热爱民间艺术并敢于在日常生活中创作的民间大众。他们共同形成民间艺术的创作群体。当然,民间艺术精英们在创作过程中掌握了足够的话语权,他们的作品真正代表了民间艺术的创作水准,也引领了民间艺术的发展方向。浮山剪纸,作为富有地方特色的剪纸,在中国剪纸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在上个世纪90年代,浮山县就享有“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美称,这一盛名使很多人认为浮山县大小村庄的巧手妇女都会剪些漂亮的剪纸,这样才无愧于剪纸艺术之乡的美誉。确实,上世纪80年代,浮山县的县城和农村都有剪纸好手,他们为浮山剪纸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所以现在的民俗学家、民间美术学家才能如此关注浮山剪纸。民间艺术精英们和其他热爱创作的民众构成了民间艺术创作群体的金字塔型结构,他们不但能够为那些淳朴的乡民提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0年第2期(总第65期)

2010.No.2(Total No.65)



供让日常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作品,而且其作品也能满足乡民躲避灾难疾病和追求吉祥幸福的精神需求。

浮山剪纸最初就是从村落文化中走出来的,然后又经过县文化部门大力宣传才扬名。先天的艺术创作基础加之后天的努力,使当时浮山剪纸走出省城的运作很成功,可以说在当时,这种运作是一种积极的颇有影响力的社会互动。而随着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调整着千百年来传承的传统文化,同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形成复杂的现代多元文化,这种转变直接影响到乡民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当下的乡民们,将目光更多地转向通俗、流行的大众文化或其他文化产品,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认同植根于村落土壤中的民间艺术。因此,就目前现存状态来看,浮山剪纸经过岁月的淘洗,已然风光不在,但是浮山剪纸并非整体走向衰落,而是呈现出另外一种趋势: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中,部分民间艺术精英们也开始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式,以适应现代社会人们新的审美趣味,并借助政府和媒体等多种渠道,不断地包装自己,使自己再次跃升为民间艺术的“时代精英”,在现代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他们再次牢牢抓住了话语权,现代传媒也往往以其创作为“马首”。然而,生活在乡村的另一部分民间艺术精英,固守自己热爱的艺术创作领域,不会一味地迎合大众审美趣味,而这部分人绝大多数属当地的草根阶层,因此,他们在民间艺术创作上渐渐失去了话语权。人们不再以他们的作品作为民间艺术创作的标杆,如此下去,这部分精英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也就是说,目前,浮山的民间剪纸艺术精英们在整个浮山剪纸发展过程中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而生活在乡村的草根精英们却在发展过程中失落了话语权。这似乎是民间艺术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然而正是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我们警醒:民间艺术精英们的话语权的崛起和失落,会给民间艺术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现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保护民间艺术精英以及民间艺术作品?本文结合田野调查,通过浮山剪纸艺术创作群体的现实状态,来探讨民间艺术精英们话语权的崛起和失落对民间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影响。

一、时势造英雄 ——民间剪纸艺术精英群体的崛起

浮山剪纸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为人所称道。在长期的实践中,浮山剪纸或粗犷豪放,或浑厚细腻,或纤细秀丽,或玲珑剔透。民间艺人在保留浮山剪纸传统的艺术特色之外,还因人而异,形成各自鲜明的特点。原生态的浮山剪纸深深地扎根于乡村,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乡村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为其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农村剪纸鼎盛期在上世纪的80年代,据说当时上至八十岁的老太太,下至十多岁的小孩子,都能拿起小小的剪刀或刻刀,弯曲自然、运转灵活地在纸上剪刻成花样,装点自己的生活。当然,从整体上看,当地会剪纸的人很多,但能够剪出精品的人毕竟还是少数。

当时,浮山地区农村的民俗活动很丰富,人生仪礼、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等许多民俗活动都要使用剪纸,日常生活中枕顶、鞋花的刺绣也需要先用剪刀剪出底样,然后才能依底样刺绣。丰富的民俗事象,为妇女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创作空间,让她们大有用武之地。这一时期浮山的农村也出现不少剪纸高手,她们活跃在村落这块民间艺术的沃土上,创作众多独具匠心的作品。这一时期,杨萍、王宝珍、王崇梅、燕志萍、阎兰香等等都成为当地剪纸的民间精英。由于她们的存在,浮山农村的剪纸才能花开满地。

同时,县城也有一些民间剪纸艺人在进行创作,他们具有一定的艺术技巧,同样支撑和推动着浮山剪纸的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ZHE、赵俊杰等。ZHE1943年出生于山西省浮山县,他在剪纸的艺术生涯中,获得多项殊荣。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浮山剪纸的发展脉络。他和赵俊杰的早期作品《农事图》以及后来他自己创作的《古代科学家》^①,在一些美展中都获得了很好的名次。为了能够将剪纸精英们的作品保存下来并加

^①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央文化部门要求各地方搞好文化产业,浮山县响应上级号召,结合本县的民间文化特点,以发展浮山剪纸为首要任务。1976年,全国开展年画展览活动,临汾市遂组织相关创作队伍进行创作,ZHE和赵俊杰用民间套色剪纸的手法创作了《农事图》参加美展。《农事图》以农村二十四节气中的农事活动为题材进行构图,并配有农谚和农历,以适合农民的欣赏口味。山西出版社出版后,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并在《中国建设杂志》中印刷,发行世界各国。1979年,全国举行“科普美展”,山西群众艺术馆组织十几人的创作队伍,采用美术的形式开展科普工作。当时抽调ZHE到太原进行专业创作,他以中国古代科学家为题材,仍采用套色剪纸的形式共创作六幅,制成《中国古代科学家》挂笺,并改制成书签,涉及张衡、李时珍、黄道婆、毕昇、僧一行、蔡伦六位古代科学家,当时获得全国“科普美展”二等奖。

以推广,1984年8月,浮山县文化局编印了《中国浮山剪纸》,收录了近三十位民间剪纸艺人的作品。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ZHE编著的《浮山民俗与剪纸》一书,收录125幅浮山的民间剪纸。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农村的剪纸精英和县城的剪纸精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浮山剪纸创作群体,他们的存在,带着整个浮山剪纸的发展。1986年,山西省文化厅将浮山县命名为“剪纸艺术之乡”。1993年,文化部授予浮山县“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称号。这使浮山剪纸在全国知名度大增,成为浮山剪纸艺术发展史的一个高峰,浮山遂将剪纸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支柱。

当时的浮山剪纸很注重宣传和城乡联动,艺术活动也很频繁,在县城、省城等地都曾举办过展览,在德、法等国的文化活动中也得到充分展示。浮山剪纸因而声名远播,许多外国民间艺术团体到浮山考察,当时的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曾对剪纸精英们作过报道。可以说,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后期是浮山剪纸发展最红火的时期。

在调查这段历史时,我们发现浮山剪纸创作基本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以浮山类似ZHE这样有着艺术功底的创作者为主,另一部分以广大农村的剪纸创作者为主。两部分人共同发展,为浮山成为民间剪纸艺术之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两部分创作群体构成了浮山剪纸的艺术精英创作群体。在浮山的地区文化语境中,这两种精英群体,存在着交流和合作。当时浮山举办培训班和剪纸艺术展览时,农村的精英们也会带领着本乡本村的民间艺人参加。生活在农村的精英们有属于自己的阵地,当时较多的民俗活动为他们发挥特长提供了广阔空间。因此,他们往往在农村进行自己的创作,与县城文化系统的专业创作并行,都拥有浮山剪纸的话语权,被外界和浮山人所认可。他们的剪纸能够保留浮山剪纸的乡土气息,或粗犷豪放,或稚拙可爱,题材也很广泛,鸟兽虫鱼、吉祥纹样、戏曲故事、日常生活都成为剪纸表现的题材,作品丰富且富有韵味。^①

二、商品化还是固守乡土味 ——民间精英的分化与走向

由于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受到整个社会和文化发展大环境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浮山剪纸由许多人参与的创作走向了剪纸艺人形单影只的创作。县里的专业剪纸艺术创作者利用优越的个人资源和宣传媒介,开始向作品商品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剪纸成为了商品,以富有地方特色的礼品形式投入市场,形成浮山县剪纸艺术市场的表面繁荣。而农村的民间剪纸艺人,由于生活环境的相对闭塞,加之大众媒介的影响以及县文化部门缺乏必要的政策扶持,迫于生计而不再创作剪纸,剪纸在农村的影响越来越小,造成农村剪纸创作日渐萧条的令人痛心的局面。笔者调查了浮山以前的几位剪纸精英,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下民间精英产生的分化。

ZHE一直以来都是浮山县著名的剪纸艺术精英。无论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进入21世纪,他一直处于浮山剪纸的金字塔顶。他拥有中国美术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中国剪纸学会理事等诸多头衔,代表着一位剪纸艺术家所达到的事业高峰。2004年,他被山西民间文艺家协会评为山西省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师,2005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评为中国剪纸艺术大师。他曾任浮山县文化局局长、党支部书记,因此,在笔者2006年5月对其访谈时,他对浮山剪纸的发展历史非常清楚,在他的家中向我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作为浮山剪纸的精英,ZHE在民间剪纸的创作上显然是顺风顺水。这在当地剪纸艺人中是不多见的。1997年,他带领儿子搞剪纸的家庭产业,加工礼品剪纸,共有一二十个品种。高档剪纸装裱精美,每套可卖到几百元,年收入很可观。

^① 2006年5月,笔者在对ZHE的访谈中了解到,当时在县文化局看来,虽然这些民间艺人有着很大的农村市场,但他们只会剪一些喜字、花草,缺乏设计思想,作品没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因此,培训时也给这些民间艺人提供机会,引导他们创作,要他们的作品有一定的思想,有一定的文化内涵。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创作能力,丰富作品的内容,使作品更具开发和保留的价值。县里从发展民间艺术的角度出发,前后搞了十几期培训班,接受培训者近二百人。当然,这种引导是否科学,是否会破坏当地农村剪纸的乡土味,到目前为止仍存在争议。



QJL也是同期的一位剪纸名人,他住在浮山县新安坪的一处四合院式的民居中。他也有很多头衔,如山西省民间一级工艺美术师。他的作品既有北方剪纸的粗犷性,又有南方剪纸的细腻性,其内容和形式既有对传统剪纸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对现代剪纸的创新和研究。早期的作品有威武的雄鸡和其他活泼的动物,有生动的二龙戏珠、凤翔双喜等,造型生动活泼,构图变化丰富,洋溢着淳朴的乡土气息。后期的作品吸收了多种表现手法,更加艺术化、复杂化、精细化,构图细腻繁复,充满现代剪纸的时尚感和装饰性,但乡土味道已经渐渐消失。作品有三百多种,尤其最新创作了形象生动、线条优美的《八仙》、《四大名著人物》等作品,很受海内外顾客的欢迎。他的剪纸作品经过装饰后,成为精致的礼品。与ZHE的作品一样,他的剪纸也是当地商业化运作的成功案例。

在浮山县电影院附近的一个民居中,笔者见到了另一类型的民间剪纸艺人ZYY^①。她当年(2006)已59岁,身体有些胖,满脸福相。笔者去拜访她时正好赶上初一,她忙于给供奉的菩萨上香、上供菜。这个做事干净利落的老太太一直很忙,家里客人也很多,她将自己的作品先拿给我看。在观赏她的作品时,我了解到她的个人情况。忙过后,她才介绍自己的剪纸作品和创作经历,然后又忙着为家人做午饭。就是这样一个风风火火的妇女创作出那么多富有乡土气息、美丽的剪纸作品。ZYY是个多面手,不但工于剪纸,而且面塑、雕刻、剪贴、刺绣的手艺也是纯熟精湛,这在民间艺人中是不多见的。她的剪纸侧重于单色纯剪,造型生动,装饰性强,富有民间艺术的表现力。她的剪纸往往紧密结合岁时节令、人生仪礼等喜庆的民俗活动,小孩刚出生时剪《坐莲娃娃》,满月时剪《娘娘鞋》,周岁生日剪《长命百岁图》,十二岁生日剪《过桥》,办婚事时剪带有吉祥如意等寓意的双喜字、《喜鹊登梅图》等;七八十岁的老人祝寿时剪《福禄寿喜图》、《五蝠捧寿图》等。从她的剪纸中我们会发现真正乡土的东西被体现得淋漓尽致,整个作品都洋溢着来自乡土的那种生命活力,让人感受到剪纸带来的浓浓的民俗氛围。这是目前民间剪纸艺术发展过程中最难能可贵之处。

ZYY不但会剪,而且还会说,这可能源于她那开朗的性格。她的剪纸作品都取了好名字,如“柔情似水”、“鸟语花香迎双喜”、“鹤鹿同春”、“情意绵绵”等等。在她的剪纸作品中还会看到许多民间特有的象征符号,这些符号都有丰富的民俗内涵,用谐音、双关、隐喻、象征等手法表现民间趋吉避凶、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ZYY指着他的作品告诉我们:石榴佛手的意思是“九石榴一佛手,跟着亲娘带不走”,莲花上剪菊花,意味着“莲花抱菊花,两口子有缘法”,喜字中有柿子、盒子、金鸡、罄、如意、摇钱树,表示新郎新娘成婚后能够合和如意,事事如意,吉庆如意,发财如意,表达了对新人未来生活的吉祥祝福。听着ZYY对作品寓意绘声绘色的描述,就如同上了一堂生动的民间艺术课。ZYY的剪纸作品一般都面向百姓,用于婚嫁娶民俗活动的较多,调查时,她刚好完成给村里一户人家小孩过生日时用的《十二花桥》剪纸。她的剪纸的卖价并不高,小幅的几元,大幅的几十元,这是老百姓能接受的价位,也使她的剪纸没有脱离民间这块土壤。但是,这样一位民间精英,现在的知名度和曝光率远没有上述几位高,艺术头衔也寥寥无几。

在浮山县,笔者还调查到另外一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间剪纸精英——ZCP,她原是城关镇南王村人。在浮山县文化局1984年编制的《中国浮山剪纸》中,ZCP作为重要的青年一代民间剪纸艺人被介绍,书中收录了她的10幅剪纸作品。当时她只有38岁,正值壮年,是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候。2006年5月笔者到浮山调查,几经周折,才在浮山县城北的一孔窑洞中寻访到这位民间艺人。ZCP今年60岁,但看上去还是比较年轻,与实际年龄不太相符。她自己一人住在窑洞里,三个儿女都已成家单过,现在主要当裁缝,给别人做手工活。她说她来到城里已经16年,有10年时间不做剪纸,主要是因为要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成人,而剪纸却不

^① ZYY1947年出生于山西省浮山县天坛镇金塔村,只有初中文化,自幼喜欢剪纸,15岁开始拿起剪刀学习剪纸,18岁开始就为村里有婚嫁的人家剪喜字、窗花。几十年来,在继承传统民间剪纸艺术的过程中,她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和细心观察,大胆创作,剪出了万余件独具匠心的作品,民间都称她为剪纸和面塑的“能人”。1986年,浮山剪纸在山西太原展出,10名艺人在省城参加“山西民间剪纸大汇剪”活动,ZYY在这次大汇剪中获得过二等奖。2009年9月29日,在临汾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市“卧牛城牛年迎国庆牛展”活动中,浮山县的六名民间剪纸艺人参赛,她获得了剪牛二等奖的好成绩。

能挣钱,所以只好忍痛割爱,放下心爱的剪纸,去做裁缝或其他的事补贴家用。她从小就喜欢剪纸,看大人剪,自己也学着剪,由于自己比较有灵气,越剪越好。年青的时候还喜欢看戏,经常到镇上和村里看蒲剧,喜欢剧中的人物,爱听地方戏剧的唱腔,爱看演员的表演。由于经常看,剧中人物的形象和动作深入人心,回家试着用剪刀剪出来,所以自己戏剧方面的剪纸作品很多,人物的动作和情态表现得都很好。ZCP 打开箱柜让我们看了她压在箱底的以前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能因为是十多年前创作的,所以是目前所调查的作品中最具有原生态特色的民间剪纸。剪纸作品充满乡野的想象力,并能抓住生活中的片断加以提炼,单纯的构图中表现独特的艺术构思,无论是动物、花草还是人物,都能抓住其主要特点,情态自然生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创作出内容如此丰富多彩的民间剪纸的妇女,生活状态不是很好,10 年没有拿起剪刀从事自己喜爱的艺术创作,这不能不令我们扼腕叹息。^①

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到现在,我们发现浮山民间剪纸精英们开始走向了分化:一部分借助商业化的契机以及媒体宣传的力度成为新时期的民间艺术精英,他们的崛起非常富有时代特色,而一部分精英徘徊在乡土味和商业化的边缘地带,虽然努力创作,但是精英的身份被慢慢消磨,而另一部分民间精英或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逝去,或因为生活所迫,脱离了民间精英的身份,彻底沦为草根,与剪纸艺术渐行渐远。三种不同境遇,也反映出现代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出现,对民间艺术精英们的改造和影响。

三、名人和草根 ——精英话语权的崛起与失落

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民间剪纸艺术精英们身份的分化,我们可以看出,如今的艺术精英们借助浮山剪纸之乡的盛名成就了他们自己,他们也成就了浮山剪纸。无论是 ZHE、QJL 还是后起之秀梁春兰^②,他们都已经再次晋升为当地的民间艺术精英,主动地掌握着浮山剪纸艺术的话语权,并借助大众传媒将这种话语权放大,努力推动自己的创作成果商品化。这几位艺人都上过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或一些重要报纸,获得的荣誉很多。县文化部门只将目光集中在这些有名气和带来经济效益的剪纸艺术家的创作上,而且在其推动下,这部分民间艺术家成为能够拥有浮山剪纸话语权的中坚力量,也成为代表浮山剪纸艺术特色的重量级人物。

然而,大部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民间精英们并没有合适的机会去发展自己具有乡土特色的剪纸,除了将其作品提供给县文化部门或让作品参与大型比赛外,在整个剪纸发展过程中也是被动的,力量是薄弱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他们当中,能够像 ZYY 那样不断创作作品,有时也能创造一些经济效益的就不错了,大部分仍然默默无闻。比如 ZCP 出生于农村,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度过,然而又不得不离开农村到城市中谋生。从村落文化中走出来的她,在县城环境中对自己的创作也没有明确的认识,困惑迷茫可能是目前她对剪纸的一种态度。她与浮山县的 ZHE、QJL、梁春兰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后几位的名气越来越响,身价越来越高。而对于她的剪纸,她自己现在都不觉得像我们啧啧赞叹的那么美了,甚至都不愿意拿起剪刀。实际上,她在创作上并不逊色于其他人。

在浮山调查时,市面上大量发行 ZHE 的剪纸挂历和剪纸年历,上面是他上世纪 80 年代创作的古典染

^① 当笔者问 ZCP 丢掉自己的剪纸手艺是不是很可惜,以后还不想继续剪纸,特别是生活不像现在这么累时,是不是还会捡起这份属于自己的艺术爱好时,她眼里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落寞神情,也微微地闪过一些希冀的火花,她说当生活更好的时候,有了时间她还会继续剪的。但是,笔者想,她当时已经 60 岁了,即使能够再创造,又能剪几个十年呢?

^② 梁春兰,浮山县张庄乡东郭村人,是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剪纸协会会员,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她著的《中国民间剪纸技法教程》一书。关于这位女性,网络上多有介绍,在 Google 中输入“山西剪纸梁春兰”几个字,会有一万六千多条记录。这位农村妇女也是浮山剪纸精英的代表,但是,笔者在 2006 年 5 月到浮山作田野调查时,没有遇到这位民间艺人,所以笔者在行文中只是简单提及。



色花瓶。严格说来,ZHE的这套剪纸作品应该是专业艺术创作,雕刻精良,设色考究,堪称是剪纸中的一绝,却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富有乡土味的民间艺术作品。在这类剪纸的身上已经看不到民间剪纸的粗犷和淳朴。但是,这种剪纸挂历和年历流通到农村,对农村的剪纸能手和欣赏民间艺术的村民来说,可能产生另一种影响。他们认为这样的剪纸才是好的剪纸,而村里那些乡土味浓郁但剪功“粗糙”的剪纸不能算什么,所以会剪的妇女不敢剪,会“看”的乡民也不敢“看”了。在浮山县的一个小村子,一位能够剪纸的妇女LXF^①就跟笔者说,她不会剪纸,她剪得不好看,没有城里人剪得好。在笔者再三劝说下,她才拿出剪刀给我们剪了几张。而村里其他人在看到我们拿的ZHE的剪纸年历时也说,这才是好看的剪纸,他们村里人剪得都不好看。可见,由于过往的民间精英话语权的失落,当下的民间精英话语权的崛起,富有乡土味的民间艺术已经失去原有的艺术吸引力,这种艺术吸引力的丧失当然会使它们在村落空间中失去原有的审美价值和存在优势。

四、结 论

从浮山剪纸群体的个案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现代文化,以及大众媒介和商品经济的推动,从传统社会走出来的民间艺术精英群体在当代社会已经产生了分化,话语权也出现崛起和失落两种对立的状态,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民间艺术的现状。当下民间精英们话语权的崛起,可能带给地方民间艺术新的发展趋势——追求商品化,迎合大众口味,但是缺乏乡土味道,导致民间艺术风格和题材的千篇一律;民间艺术也会缺失最初的群众基础——乡民,脱离原来植根的土壤;同时还将改变民间大众的欣赏角度、审美取向、审美趣味。而保持乡土特色,富有地方特征的作品,却又恰恰是那些已经失去话语权的过往的民间精英们得心应手之作。目前话语权的转变,往往给那些民间艺术的接受者们造成困惑: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民间艺术品?是不是当下的民间艺术精英们创作的那些精工细作、形式唯美的作品代表着民间艺术的全部?

所以,我们应该更关注那些话语权失落的民间精英们——他们由过往的民间精英沦为草根。我们对这部分民间艺人缺少了一种人文关怀,他们缺少社会、媒体及乡民的热切关注。虽然他们由于精英身份的失去、话语权的失落以及其他原因放弃或不积极创作自己喜爱的民间剪纸,但是,他们与名利双收的当下民间艺术精英们相比,缺乏的不是技艺上的精湛,而是一种对他们技艺的关注,对创作的认同和肯定。这种关注应该生发于我们的内心世界,是一种自觉的关注而非商业性、功利化的关注。这才是类似浮山剪纸这样的民间艺术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能动因素。否则,那部分有深厚的乡村生活文化根基的民间艺人——曾经创作出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作品的艺术精英——就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鲁迅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以,作为民间艺术的研究者,我们应该看到,民间艺术的传承,不仅要有技艺的传承,还要有地方特色的传承和乡土味的传承。我们需要民间艺术在百花齐放的同时,还要保留鲜明的特性,而鲜明的特性要依靠众多的民间艺术创作者、欣赏者和爱好者共同支撑的。因此,在当代社会整个民间艺术的走向不容乐观的前提下,当下民间艺术精英们的话语权需要不断地巩固和加强;而对于那些过往的民间艺术精英的话语权,我们更要替他们重新寻找回来,千万不要让那些曾经为民间艺术的发展和繁荣贡献出力量的草根民间艺人集体失语,再次伤心。只有这样,我们的民间艺术的保护、传承和持续发展才能成功。

^① LXF,浮山县上东村人,生于1945年。调查时,她一直腼腆地声称自己不会剪。在笔者的一再要求下,她信手剪了窗花、花瓶、石榴,还有“闹十二”用的桥花,婚嫁用的喜字。她剪的花瓶中有盛开的牡丹。她还会刺绣,家里的枕顶图案都是她自己绣的:一般要先剪出枕顶花,然后贴在布上,在枕顶花上进行刺绣,图案有龙凤呈祥、鸳鸯戏水、富贵牡丹、福寿三多、一路(鹭)连科等。其实,类似LXF这样的妇女在民间还大有人在,只是我们很少有时间去发现,而她们的存在则构成了民间艺术创作群金字塔的塔基。

参考文献：

- [1] 浮山县文化局编. 中国浮山剪纸 [Z]. 临汾 :山西省浮山县文化局 ,1984.
- [2] 郑洪峨. 浮山民俗与剪纸[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 [3] 张宗载、段改芳. 山西民间剪纸[C].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86.
- [4] 沈之瑜. 剪纸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2.
- [5] [美]希尔斯. 论传统[M]. 傅铿、吕乐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6]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 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 阎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7] [美]罗伯特·C·尤林.理解文化 ——从人类学和社会理论视角[M].何国强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8] 廖国伟. 艺术与审美的文化阐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收稿日期]2010-02-07

[作者简介]王会莹(1975~) ,男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在站博士后。广州 510275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olk Art Elites and the Rising or Losing of Their Discourse Power :Rethinking about the Existence of Creative Group of Fushan Paper-cut in Shanxi Province

Wang Huiying

Abstract By taking the creative group of paper-cut in Fushan as a case,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the process of the emergence and differentiation of Fushan paper-cut elites and found that a part of art elites grasped the discourse power of folk art again by means of mass media, the support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The other part, especially the rural elites, lost their discourse power. This will make the folk arts full of rural flavor disappear step by step. So,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present folk art elites who owe the discourse power in the contemporary but also care for the former elites who have lost the discourse power and let them grasp it once more.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folk art develop into balance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 folk art; elites; differentiation;discourse power ;rethinking

